



Shengshi
Weiyangji

盛世危言集

阎长龄 赵敏◎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Shengshi
Weiyanyi

盛世危言集

阎长龄 赵敏◎主编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盛世危言集 / 阎长龄, 赵敏主编.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1

ISBN 978-7-5119-0025-8

I. 盛… II. ①阎…②赵… III. 杂文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15184 号

书 名: 盛世危言集

出 版 人: 宋灵恩

作 者: 阎长龄 赵 敏

出版发行: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 号鸿儒大厦 B 座

邮政编码: 100044

发行热线: (010)68320825 68320484

传 真: (010)68320634

邮购热线: (010)88361317

网 址: www.cmepub.com.cn

电子邮箱: zgsgdj@hotmail.com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13.75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9-0025-8

定 价: 29.8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盛世危言集

Shengshi Weiyan Ji

目录

- 001 邓小平的“落后”论
秦海
- 004 不民主的“重要会议”
侯志川
- 007 朱元璋的另类“偷窥”
黄波
- 009 绝不宽恕自己
张达明
- 011 红包的新发展
许家祥
- 013 缺失的反省精神
秦海
- 015 文化感言
吴兆民
- 017 那种眼光让我们动容
游宇明
- 019 我们为什么不忏悔
含辛
- 021 奥巴马的启示
狄马
- 023 虚幻的亢奋和自卑的激愤
沈栖
- 025 光绪向左，明治往右
王龙
- 028 毛泽东眼里的陈独秀
李福厚
- 030 一场必成笑谈的争论
张心阳

- 033 民主，刻不容缓
柳士同
- 036 冬夜梦见王怀忠
彭劲秀
- 039 “权力审美”悠着点
陈鲁民
- 041 怎一个“装”字了得
孙存准
- 043 副手是怎样炼成的
牟丕志
- 045 低调治国
张雨生
- 048 冯友兰的表态
何诚斌
- 050 纳税人不言谢
单鸿恩
- 052 中国必须置身全球舆论监督时代
杨耕身
- 054 毛泽东的面子
鲁先圣
- 055 今天的热与冷
陈鲁民
- 057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邵燕祥
- 060 谁更需要救赎
徐怀谦
- 062 权力是个好东西
宋志坚
- 065 思想可不可以被放生
曾颖
- 067 袁世凯两题
乐朋
- 070 当秀才真的遇见兵
周英杰
- 073 非诚勿扰
陈仓

- 075 面对危险的信号
彭劲秀
- 078 混账的政治秘诀
华夫脱
- 080 人精
晏建怀
- 082 被遗忘的光荣和自豪
苏中杰
- 085 不想提拔
许家祥
- 087 没有什么比这句话更令人心痛
王淦生
- 089 “教育如水”vs“教育如刀”
徐迅雷
- 092 为什么不能跟着跑
闵良臣
- 094 人怎样才能变成兽
舍辛
- 096 你怎么不傻呢
洪巧俊
- 098 张恨水“群而不党”
吴昊
- 101 迷途的帝国
王龙
- 104 别把兴奋剂当“药”
毛志成
- 106 回避不了的“个人品德问题”
彭劲秀
- 109 亲民的“事故”
徐迅雷
- 111 奥巴马当选是谁的胜利
狄马
- 113 考释“体制内”思维
一桢
- 115 思想杂俎
吴兆民



- 118 达尔文没有发现什么?
毛志成
- 120 周扬的老实话
秦海
- 122 替有关部门制定新规定
陈章
- 124 官本位的“价值理论”
柳士同
- 126 碎思路
李庶民
- 128 从“起居注”看监督
李伟明
- 130 “泰坦尼克号”上的规则
海风
- 131 军阀们先进的“主义”
郑晨曦
- 133 路温舒的人权呼声
李兴濂
- 135 冯道的“失节”与“原则”
通灵
- 137 “感动”里的级别值价
刘诚龙
- 139 天下哪有白吃的午餐
陈仓
- 141 无处不在的几个动词
舍辛
- 144 今天，我们怎样说假话
赵振宇
- 146 静夜偶思
杨建业
- 148 想到就说
杨洪立
- 150 财产申报抓“试点”，有点搞笑
房连水
- 153 永远闹不懂的概念
秦海

- 156 己之所欲，勿施于人
安立志
- 158 我的命运谁做主
舍辛
- 160 “常胜将军”是怎样炼成的
王学进
- 162 麻辣豆腐块儿
秦泽忠
- 165 请问您具有大国国民素质吗
孙振军
- 167 梁启超的爱国论
李兴濂
- 169 官场升迁的信任危机
张雨生
- 172 从民工的食色说起
徐怀谦
- 174 不折腾的社会和非暴力的沟通
沈栖
- 176 关于权力塔尖的“段子”
王开扬
- 178 顶着作家头衔的贪官
柳萌
- 180 看不懂的人和事
华夫脱
- 182 幽默感为什么会缺失
舍辛
- 184 人生相对论
潘国本
- 186 自己的高度有多高
彭广军
- 188 “懂政治”与“不懂政治”
邵燕翔
- 190 跟普京索要礼物的胆量
陈大超
- 192 难道也为折腾点儿政绩？
安立志

- 194 一种潜意识的腐败情结
洪巧俊
- 196 “可笑”的“反革命”
郭振亚
- 198 官场的“智慧化生存”
连洪洋
- 200 能人
晏建怀
- 202 谁知柴米贵
柳士同
- 204 “奴隶心态”是怎样炼成的
狄马
- 207 西门庆的考评结论
孙存准
- 208 俄罗斯的反腐败
杨建业
- 209 长这么大了，还不会便便！
徐强
- 211 网上得来终觉浅
李伟明

邓小平的“落后”论

秦海

早年，毛泽东说过，中国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又说，“一穷二白”有如一张白纸，可以画最好的画。于是他领导着人民画了起来，可画着画着，色调就有些不准了：“大跃进”，人民公社，阶级斗争，“文化大革命”……但在他看来，这色调是很美的，也不说“一穷二白”了，因为已经被他画得不再是一张白纸了。于是他在欣赏自己的“作品”时，说中国已经到处是“莺歌燕舞”了，我们的人民也已经“六亿神州尽舜尧”了。老百姓也自我陶醉生活在“糖罐罐”、“蜜窝窝”里，日子过得“芝麻开花节节高”——尽管物资匮乏，年年为吃饱肚皮发愁，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有上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文革”时的国民经济都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仍然“形势大好，不是小好，而且越来越好”。对外界一无所知的中国人，都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那“一天天烂下去”的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三分之二”的人，正等着“一天天好起来”的我们去解放呢。

那时，没有人说我们穷，更没有人说我们落后；相反，我们先进得很，报刊白纸黑字、专家红口白牙证明：资本主义国家几十年才能办到的事情，我们几年就办到了。即使不得不承认我们物质没有人家资本主义国家丰富，但也要强调我们的精神却远比他们充实和有追求。他们精神空虚，是“垮了的一代”，我们正满怀信心等着收拾他们垮后的残局。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充满了优越感，充满了自豪和骄傲。谁胆敢说我们穷，说我们落后，说我们不如人家，那就是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就是崇洋媚外，就是卖国主义，就是汉奸，就是恶毒攻击社会主义，就立马把他打倒。

那时，我们的政治字典里没有贫穷和落后；有，也是送给资本主义国家的，他们那里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或者仍是那万恶的旧社会的“专利”，幸喜我们早已摆脱了。

我们就这样在“糖罐罐”、“蜜窝窝”里洋洋得意和手舞足蹈。自己光着屁股却嘲笑人家奇装异服，自己连肚皮都吃不饱却嘲笑人家大腹便便。

这就是我们在“四个伟大时代”坚守和骄傲的世界观，也可以说是我们的“贫穷观”和“落后观”。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不到一年，邓小平东山再起；再一年后的1978年，重量级的一声炮响，中国扬起了改革开放的风帆。实事求是的科学观念、科学态度、科学作风也从空中楼阁结结实实地落在了中华大地上，改革开放正一步一个脚印地沿着实事求是的道路前进。用实事求是的眼光看出去——看自己，看人家；看中国，看世界，才如梦初醒地发现，我们有多么贫穷，多么落后，与人家发达国家的差距又是多么大！邓小平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地看中国、看世界的典范。1977年1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澳大利亚客人谈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时尖锐地提出：“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1978年3月10日，在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再次尖锐地提出：“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好多人饭都吃不饱，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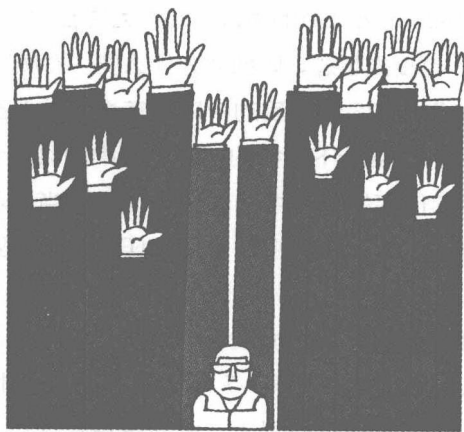
这是邓小平看见的当时的中国，也可以说是他眼中的中国，是1978年以前的中国，用三个字概括，就是“穷”和“落后”。同时，他也看到了一个原来未知的世界。1978年，邓小平频繁地出国考察，1979年还访问了美国。在日本考察时，他到日产汽车公司的工厂参观，当了解到这里的劳动生产率比当时中国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高几十倍时，他感慨地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也看到在西德（当时德国还分为东德和西德，西德是资本主义国家），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名工人，而中国同样产量的煤矿要用16万工人，相差80倍；瑞士一个装机容量25000千瓦的水电站只有12名职工，我们同样容量的水电站却要298人，相差20多倍；法国一家年产350万吨钢的钢厂只有7000名工人，中国的武钢年产不及人家，却需要67000名工人；戴高乐机场的飞机一分钟起落一架，一小时60架，当时北京首都机场的飞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40岁以下的朋友，看到上述的“落后”时，恐怕觉得这有什么，自己就是穷，就是落后，说出来不是很正常吗？但在当时，敢于直面、直说自己的穷和落后，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会被扣上这样那样的罪名，不但会受到“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者的口诛笔伐，还会受到“义和团”式的爱国主义者的笔伐口诛。所以没有气魄，没有勇气，没有置身家于度外的精神准备，是不敢持这种“落后”观的。

然而，也正是正视这种客观存在的穷和落后，才痛感必须改革开放，才痛下决心改革开放，迫使邓小平所代表和领航的改革家们思谋变革。老百姓对那种穷苦的日子也越来越忍无可忍，盼望着变革。当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包产到户”不也正是连肚皮都吃不饱的贫穷逼出来的吗？

直面贫穷和落后，承认贫穷和落后，进而改变贫穷和落后，不仅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精神，也是一种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的担当，说明他心里真正装着国家，装着人民，要为人民摆脱贫穷，为国家摆脱落后而奋力拼搏、勇往直前。那种明明贫穷，明明落后，却装作看不见，而且不让老百姓看见，还百般掩盖，夜郎自大，自我陶醉，自欺欺人，何止是把实事求是踩在了脚下，也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踩在了脚下。

改革开放 30 年，中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辉煌正是骚动和发端于贫穷和落后。今天的中国，已经“鸟枪换炮”，但发展并不平衡，仍有贫穷的地方和人群；同人家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落后的地方和领域。对贫穷和落后，我们仍要实事求是地面对、承认，并努力改变。这样，我们才永远都有不满足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仍然需要邓小平的“落后”观。



不民主的“重要会议”

侯志川

我在中学阶段学过的唐诗宋词和数学物理公式那么多，迄今无一有变，仍然管用。但那时候背熟了“近代史”、“共运史”，很多部分在近些年有了不少变化。如果不翻翻女儿使用的新版历史教科书，仍然依照老印象，恐怕好多事情出口就要错。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因为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公布了苏联的大批档案资料，很多被“雪藏”多年的事实暴露在了光天化日之下。个中“细节”，颇发人深省。例如1927年“四一二”事变后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通称“八七会议”），按理说中央主要负责人陈独秀必然参会的。只是由于来自万里之外的一个苏联人反对陈与会，陈独秀居然就开不了这个十分重要的会。一个连中共党员都不是的“外国人”，哪来这么大的权力？

现在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就有那么大的权力。

多年来我们都说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是因为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不假。但我们并不知道，也没去想过，陈独秀为什么要“右倾”，有没有人命令他或者说“支使”他“右倾”。1927年前后的中国大革命，从头至尾都是在斯大林为首的苏共（或共产国际）的支持下进行的。那时的中国共产党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共产国际的任何指示对中共领导来说都相当于若干年后的“两个凡是”。中国大革命失败了，总要找人来负这个责任，于是就要开一个会议来“统一思想”，确定这个人。“1927年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应秘密召开紧急会议，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错误”。（《陈独秀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福建人民出版社。下同）7月2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来到汉口……8月7日，在罗米纳兹指导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报告是这次会议的重头戏。……他在报告一开始，便口气强硬地说：关于过去的错误，有人对共产国际的指导提出批评，这是不对的，共产国际没有责任”。是呀，任何人都可能犯错，只有伟大的斯大林及被其左右的共产国际才永远正确。这口要命的“黑锅”，除了陈独秀，再找不到更合适的背负者了。

于是绝大多数与会者都狠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只有一个罗亦农当场表示了不同意见：“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地批评国际……”可罗亦农势单力薄，对会议的整体气氛毫无影响。陈独秀的“滔天大错”，就这样

得到了“一致同意”。

任何人都想提出来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允许当时也在武汉的陈独秀参加会议，进行必要的辩护和说明？应该说，在中共建党初期，党内并不是没有民主空气，某些不同意见也允许发表。而且会议之初陈独秀还是中共主要负责人。不论从哪个角度，他参加会议都是天经地义，所以中共中央其他领导“还主张他加入，但国际代表非常反对”，于是中共中央“胳膊拧不过大腿”。陈独秀更拧不过。只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的“强大”及当时中共中央的“可怜”。30多年后中共敢于滔滔不绝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甚至还敢在珍宝岛真枪实弹地打一仗。但在1927年，不敢。

共产国际为什么拒绝陈独秀，原因很简单。他若与会，必然要公布斯大林及其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瞎指挥的内幕。那么多来自于莫斯科的电报、书信、指示，都是所谓“钢鞭材料”，一旦在会议“发表”，罗米纳兹如何能把“右倾投降”的屎盆子完全准确地扣在陈独秀的头上，如何完成斯大林交给的“光荣任务”？1927年3月下旬，蒋介石的军队与中共关系日趋紧张，陈独秀于3月25日在上海召集会议，决定：“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但3月28日和3月31日，联共（布）中央连发两电给中共中央：“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北京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这到底是谁在“右倾投降”？上海“四一二”事变后，斯大林仍对武汉的汪精卫充满幻想，同意送给汪精卫政府300万~400万卢布，还命令陈独秀不能与国民党彻底决裂，“一切必须在国民党领导下进行”。这又是谁在“右倾投降”？——要“消灭”这些可恶的事实，唯一的办法只能是不让陈独秀与会，不与大家见面。

“八七会议”在中共历史上当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然而现在看来，无论是从组织程序，还是从党内民主上讲，它都绝非是没有严重缺陷的会议。它不仅掩盖了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方面的严重错误，而且它还开了一个不好的先河，那就是“背对背”而不是当面地批判和“打倒”党的负责人，不让对方申辩和说明。关于后一点，不少人是耿耿于怀的。参加了这次会议的李维汉后来表示：“‘八七会议’主要是批判他（即陈独秀）所代表的投降主义，应当要他参加会议，允许他进行申辩或保留意见。”没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周恩来1943年3月在延安中央党校报告会上干脆明确提出：“‘八七会议’在党内斗争上造成了不良倾向，没有让陈独秀参加会议。”（《周恩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只准你说，不准我说——陈独秀创立这个党之初，恐怕绝不会想到他有这种

下场。41 年后的 1968 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同样是“背对背”地打倒了中共另一个领导人物，所谓“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也是不让申辩。可以说，这两次会议有相似的地方。而且很巧的是，“八七会议”只有一位“不同政见”的罗亦农，八届十二中全会也只出了一位表决的时候不举手赞成的陈少敏。这也许是两次会议的另一相似之处。



朱元璋的另类“偷窥”

黄波

“隐私权”，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才兴起的概念。

尽管如此，却并不能说古代中国人对“隐私权”的实体就全无感知，就丝毫没有这种意识。中国有一句古话“天高皇帝远”，用来表示一种很自得的状态。为什么自得？因为那个权力至高无上、威严仿佛无所不在的皇帝管不着自己，他们有了自己的空间。上古老人击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于我何有哉！”显然，这个老头儿在他的那块土地上，感受到的是一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快乐。

而与百姓对立，官方对百姓有自己的空间和“隐私权”是非常不满的。秦始皇任用的宰相李斯，就给秦始皇献策，要以严刑峻法消灭百姓的私人空间。在他眼里，老百姓在这样一个私密的空间里，“人则心非，出则巷议”，所说所为都是对皇帝和朝廷不利的，应该禁止才行。

朱元璋不同，他对臣民的私生活更是充满了浓厚的兴趣，希望普天下每一个角落都有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以便窥知臣民们在原属私人空间里的一切言行。于是乎，“没有私生活”，便成为明初人们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对在朝做官的人来说，尤其是这样。

关于朱元璋对官员无孔不入的窥伺，有这样几个有趣的故事：

宋濂，这个开国功臣，又是文人领袖，明朝的典章制度都是经由他手制定的。朱元璋很宠爱他，还专门请他做太子的老师。有一天晚上，宋濂家里来了客人，他招待客人，陪着饮酒。次日上朝，朱元璋问他，你昨晚在家喝酒没？宋濂是个朴厚君子，以实对。朱元璋接着又问，与谁在一起喝的？你为客人们准备了哪些好菜？宋濂一一作了如实回答，但心中究竟不免诧异。等宋濂回答完毕，朱元璋哈哈大笑，说宋爱卿真是老实人，没有欺我。宋濂这才知道，他即使退朝居于深宅大院中，也逃不过皇帝的眼睛。

一个儒生钱宰，被朝廷重召，编《孟子节文》，退朝回家，思念故乡，文人积习不改，便作了一首诗：“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没想到第二天和皇上一见面，朱元璋就说：你昨天的那首诗很不错，不过你说“午门朝见尚嫌迟”，我可没有嫌你“迟”啊，你这是冤枉我，

把这个“嫌”字改一下，改做“忧”怎么样？钱宰当场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磕头谢罪。

上面这两个例子很有代表性，因为其中既有大官，也有一般小臣，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对监视官员下了多大的工夫。尤让人称奇的是，朱元璋对已经退休回了老家的官员，也并没有放松窥探。吏部尚书吴琳，这是正部级官员了，退休返乡，朱元璋派人前往察看。使者隐藏身份，偷偷来到吴琳的家乡，看见一个老农正在田中拔草，使者上前询问：这里是吴尚书的家乡，请问他在哪儿住呢？老农非常恭敬地回答：我就是。使者回报皇帝，朱元璋大为赞叹。

朱元璋为什么对窥探官员的私生活如此上心？又为什么有意要将他监视官员的行动透露无遗？

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严防官员对自己玩猫儿腻。朱元璋骨子里是不信任自己豢养的官僚集团的，这种无孔不入的窥探可以保证双方在并不信任的框架下，达成一种妥协。

第二个问题有些让人捉摸不透，世界上热爱偷窥的人们，几乎没有一个是在达到目标之后，还要把自己的行动透露给对方的，否则还能叫什么“偷”呢？但朱元璋不同，他的窥探也是在别人不知情的时候进行的，是名副其实的“偷”，可他在“偷”完之后，还要告诉你，你被他“偷”了，这真是一个另类。我来告诉你他之所以能够如此另类的奥秘：很简单，他握有让你发抖的权力。世界上的其他偷窥者如果像他这样干，轻则会挨一顿老拳，重的还会吃官司，可朱元璋不会；不但不会，他正要借此明白宣示：你在我面前，永远是透明的。